

名家名译

# 梅里美中短篇小说选

*Prosper Merimee*

[法] 梅里美 ◎著 柳鸣九 ◎译



# 梅里美中短篇小说选

Prosper Merimee

【法】梅里美 著  
柳鸣九 译



全国百佳出版社  
中央编译出版社  
Central Compilation & Translation Press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梅里美中短篇小说选 / (法) 梅里美 (Merimee, P.) 著 ; 柳鸣九译.  
—— 北京 : 中央编译出版社, 2010.12  
(中央编译文库 · 世界文学名著)  
ISBN 978 - 7 - 5117 - 0710 - 9

I. ①梅… II. ①梅… ②柳… III. ①中篇小说 - 作品集  
- 法国 - 近代 ②短篇小说 - 作品集 - 法国 - 近代 IV. ①I565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253308 号

---

出版人 和 龜

责任编辑 苗永姝

责任印制 尹 琪

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

地 址 北京西单西斜街 36 号(100032)

电 话 (010)66509360(总编室) (010)66509405(编辑室)

(010)66161011(团购部) (010)66130345(网络销售)

(010)66509364(发行部) (010)66509618(读者服务部)

网 址 [www.cctpbook.com](http://www.cctpbook.com)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河北省三河市新艺印刷厂

开 本 650 × 920 毫米 1/16

字 数 152 千字

印 张 12

版 次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 13.80 元

---

本社常年法律顾问: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首席顾问律师 鲁哈达  
凡有印装质量问题,本社负责调换。电话:(010)66509618

# 中央编译文库·世界文学名著

---

## 编辑委员会

顾 问：柳鸣九 董衡巽 和 龚

主 编：郑克鲁

副主编：倪培耕 谭 洁

编 委（以姓氏笔画为序）：

王逢振 仲跻昆 刘文飞 李王民 李永平 吴 岩 沈念驹  
罗国林 罗新璋 高中甫 郭家申 徐振亚 黄健人 潘庆舲

# 出版前言

邹克鲁

“中央编译文库·世界文学名著”丛书以全新的姿态摆在读者面前。这套丛书有三个特点：

**一是大量收入了儿童文学作品**，如大家喜闻乐见的《安徒生童话》、《格林童话》、《爱丽丝漫游奇境》、《爱的教育》、《哈克贝利·费恩历险记》等一批经典的儿童文学名著，也有近年来脍炙人口的畅销作品，如《小王子》、《绿山墙的安妮》、《小鹿斑比》、《吹牛大王历险记》、《海蒂》、《秘密花园》、《小飞侠彼得·潘》、《新天方夜谭》、《安妮日记》等。新与老的儿童文学相结合，丰富了这一文学品种，扩大了儿童文学的天地。

**二是力求从原文翻译**，如《伊索寓言》、《一千零一夜》、《尼尔斯骑鹅历险记》、《十日谈》、《木偶奇遇记》、《好兵帅克》等。转译往往出现删节、漏译和不忠实、不确切的现象，只有通过原文去译，才能消除这些弊端。以往因为知道小语种的人较少，往往通过英文去翻译小语种的文学作品。但英语译者喜欢删节，如《基督山伯爵》的英译本就删去五六万字。儒勒·凡尔纳的科幻小说最早也多半从英语转译，错讹甚多。

**三是组织了一批著名的翻译家，他们的译本是上乘的，得到了广大读者的认可**。由于各种原因，我们不得不组织一些新译本。有不少译者抱着认真的态度重译，改正了许多旧译的错误。翻译的境

界是无止境的，前人的译作出现错误在所难免，后来的译者应该提高译本质量，这才体现出重译的意义。当然，倘若译者敷衍塞责，重译未必赶得上前译。总体而言，这套丛书的质量是有保证的。我们抱着对读者负责的态度，每本书都附有一篇序言，阐述每本名著的思想和艺术价值，以助读者理解。与有些人理解的相反，序言不是可有可无的，也不是随手就可以写出，不费吹灰之力的。说实话，没有研究的人，花上一两个月也未必能写出一篇有分量的序言。序言不是介绍一下作者的生平，就可以打发过去的，而应该对作品发表言之有物的见解，帮助读者欣赏作品。诚然，序言也不宜写得太长，以说清作品的意义为准即可。

这套丛书经过一年多的准备终于和读者见面了，我相信一定会得到读者的欢迎。

2009 年 12 月 22 日于上海文苑楼

C 目录  
CONTENTS

- 卡尔曼情变断魂录 / 1  
达芒戈海上喋血记 / 68  
马铁奥仗义斩子 / 93  
费德里哥得道升天 / 109  
一赌失足千古恨 / 122  
维纳斯艳惊伊尔城 / 142  
你怎么不领受美神的恩典 / 150  
后 记 / 180

# 卡尔曼情变断魂录

## 一

历来的地理学家都如是说，芒达一役<sup>①</sup>古战场位于巴斯菊里人与迦太基人<sup>②</sup>聚居的地区之内，靠近马尔贝拉以北七八公里之处，即当今的蒙达镇附近，敝人一直怀疑他们言之无据，信口开河。根据佚氏所著的《西班牙之战》<sup>③</sup>一书以及在奥舒纳公爵<sup>④</sup>丰富的藏书楼里所获得的某些史料，细加研究之后，窃以为当年恺撒破釜沉舟与共和国元老们一决生死的古战场，应该到蒙第拉<sup>⑤</sup>附近去探寻才是。时值 1830 年初秋，我正好来到安达卢西亚地区<sup>⑥</sup>，为了弄清楚心中尚存疑点的一些问题，便在整个地区考察了一大圈。我希望，敝人即将发表的地理考古论文，将使得那些有执著追求的考古学家们脑子里的疑团都一扫而光。但在该文最终将全欧学术界这

① 公元前 45 年，恺撒与庞培会战于西班牙的芒达，前者大获全胜。

② 巴斯菊里人与迦太基人，均为古代部族，居于北非与地中海沿岸，包括西班牙滨海地区。

③ 出自古罗马时期一佚名军官之手笔，是记载恺撒远征西班牙的珍贵史料。

④ 奥舒纳公爵(1579—1624)，西班牙政治家，曾藏有大量古希腊罗马的典籍与手稿。

⑤ 蒙第拉，西班牙南部的城市。

⑥ 安达卢西亚，乃西班牙南部一大省区，上文所提及的城镇，皆在此一省区的境内。

一悬而未决的地理学难题彻底加以解决之前，我且先给诸位讲一个小故事，此故事绝不会对芒达古战场究竟位于何处这个有趣的问题，造成先入为主的成见。

我在哥尔多<sup>①</sup>雇了一名向导，租了两匹马，行囊里只装一本恺撒的《高卢战纪》和几件衬衣，就这么轻装上路了。有一天，在加希纳平原<sup>②</sup>的高地上巡察，骄阳似火，肌肤灼痛，疲惫不堪，几近瘫倒，口渴难耐，如受煎熬，我正恨不得将恺撒和他的对手统统咒进地狱，忽见小路远处有一小块青绿的草地，其间稀稀疏疏长了些灯蕊草与芦苇，使我预感到附近定有水泉。果然，继续前行，就见草地原来是一片沼泽，正有一道泉水暗涌潜淌于其中。那道泉水似乎是出自加布拉山脉中两面峭壁之间一个狭窄的峡谷。我断定，沿此泉流而上，水质当更为清冽纯净，蚂蝗与青蛙当更为稀少，或许在山崖岩石之间，还能找到若干绿荫凉爽之处。刚一进峡谷，我的马就昂首嘶叫，引得另一匹我尚未看见的马也回应了一声。我又往前走了百余步，峡谷口豁然开朗，眼前出现了一大块天然形成的圆状空地，四面皆有高崖峭壁拱立，恰把这空地笼罩在阴影之中。旅人不是想坐下来歇息歇息吗？再也找不到比这更美妙的处所了。峭壁之下，泉水突涌飞溅，直泻一小潭之中，水潭细砂铺底，洁白如雪。潭边有橡树五六株，雄伟挺拔，浓荫如盖，掩映于小潭之上，生态如此繁茂，皆因经年累月受群峰遮挡，免遭劲风骤雨之害，又近水楼台，幸得清泉滋润所致也。更有妙者，水潭四周，细嫩的青草铺陈于地，如绿茵卧席，你休想在方圆几十里之内任何上佳客

① 哥尔多，西班牙南部安达卢西亚省的一城市。

② 指加希纳小河沿岸的平原。

店里找到如此美妙的床榻。

但是，慧眼识佳境的并不只有我。在我来到之前，便已有人捷足先登了。显而易见，我进入峡谷时，那人还在呼呼大睡，他被马嘶声惊醒了，就站起身来，向自己的马匹走去，那畜生趁主人熟睡之际，正在周边的草地上大啃大嚼。这汉子年轻力壮，中等身材，体格结实，目光阴沉，神情桀骜不驯。他的肤色本来可能很好看，可惜被骄阳晒得黝黑，比头发还要黑。他一手抓着坐骑的缰绳，一手握着一管铜制的短铳。说老实话，他那管短铳与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，颇使我吓了一跳，但我不相信是碰上了土匪，因为我老听说有强盗却从来没有遇见过。何况，老实木分的庄稼人全副武装去赶集的事，我也见得多了，总不能一见到枪就神经过敏，怀疑对方定有歹意吧。再说，我那几件衬衣和那本埃尔才维版本的《高卢战纪》，他拿去有什么用呢？这么一想，我便朝那拿枪的家伙，亲切地点了点头，笑着问他，我是否打扰了他的好梦。他未作回答，只把我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。感到放心后，他又仔细打量那个随后来到的向导。不料那向导突然脸色煞白，惊慌失措，呆立不动。我心想，“坏了，碰上了强盗”！但为谨慎起见，我决定不动声色，不流露出任何惊恐不安。我下了马，吩咐向导卸下马辔，然后来到泉边跪下，把头和双手浸在水里，再喝上一口凉水，肚皮朝下往草地一趴，就像基甸手下那些没出息的兵丁<sup>①</sup>。

我仍留神观察我的向导和那个陌生汉子。向导很不乐意地走了过来，那汉子似乎对我们并无恶意，因为他把自己的坐骑放走，

<sup>①</sup> 典出《旧约·士师记》第七章，耶和华命基甸挑选士卒抗敌，以在河边饮水的姿势为标准，凡跪下饮水者为不合格。

本来他是平端着短铳，现在也枪口朝下了。

我觉得不应该因为对方没有太答理自己而动气，便往草地上一躺，态度挺随和地问那持枪汉子身上可有火石，同时就掏出了我的雪茄烟盒子。那汉子一言不发，在衣袋里搜了搜，取出火石，主动替我打火。显而易见，他的态度和缓了一些，竟在我的面前坐下，不过，短铳仍不离手。我点着了雪茄，又在盒子里挑了一支最好的，问他抽不抽。

——“我抽，先生。”他回答说。

这是他说的第一句话。我发觉他念 S 这个音不像安达卢西亚人<sup>①</sup>，由此，我断定他和我一样，也是一个外乡的过路人，只不过不是从事考古职业的。

“这一支您一定会觉得不错。”说着，我递给他一支正牌的哈瓦那<sup>②</sup>上等雪茄。

他向我稍微点了点头，用我的雪茄点燃了他自己的那一支，又点点头表示谢谢，然后高高兴兴地抽将起来。

——“啊！我好久没有抽烟了！”他说着，慢吞吞把第一口烟雾从鼻孔里、嘴腔里吐放出来。

在西班牙，一支雪茄的一递一接，就足以建立起友谊，正如在近东，朋友之间分享面包和盐一样。出乎我的意料，那汉子倒是挺爱说话。他自称是蒙第拉地区的居民，但对该地区的情况并不太熟悉。我们当时歇脚的那个清幽的峡谷叫什么名字，他也不知道；

① 安达卢西亚人发“S”音时，与发柔音 C 与 Z 并无区别，西班牙人将柔音 C 与 Z 发得像英文中的 th，故听“Senor”一字，便能辨出是否安达卢西亚口音。——作者原注

② 古巴首府，其雪茄蜚声全球。

附近有哪些村落，他也举不出来。最后，我问他是否在周围见过什么断壁残垣、卷边瓦当、石头雕塑，他回答说从来没有注意过这类东西。但另一方面，他对坐骑马术这一道却很是在行。他把我那匹马大大评论了一番，当然，这并非难事；但接下来，其行道之精就毕现无余了，他向我大谈特谈他那匹马的家族世系，说它出自赫赫有名的哥尔多养马场，据说，其血统高贵，耐力极强，曾经有一天跑了一百二十多里，而且不是飞奔就是疾走。正说到兴头上，他突然停住，仿佛有了警觉、感到后悔：怎么自己口无遮拦，竟说了这么多话。他有点局促不安，弥补了一句，说：“那是因为我急着要赶到哥尔多去，有一桩官司要求求法官。”他一边这么说，一边盯着我与向导，而那向导，一听此话，就低下眼睛朝地上看。

既有绿荫，又有清泉，真是不亦乐乎，我情不自禁想起蒙第拉的友人们送别我时，塞了几片上等火腿在我向导的褡裢里，便要他取出来，请那汉子随便吃点。刚才他说很久没有抽烟，我看他至少有四十八小时没有进食了。果然，狼吞虎咽，像个饿鬼。我想，这可怜的家伙那天遇上了我，真可谓天公赐福。但我的向导吃得不多，喝得更少，一声不吭，虽然一上路我就发现他是个无与伦比的话匣子。这陌生客人在场，似乎使得他感到不舒服，他们两个各怀戒心，互相回避，其原因何在，我不得而知。

最后一些面包渣、火腿屑也都一扫而光，我们每人又抽了一支雪茄。我吩咐向导把马套上，准备向我这位新朋友告别，这时，他突然问我打算在哪儿过夜。

向导赶紧对我做了个暗号，我没有来得及注意便脱口告诉那汉子，我打算去库埃尔沃客店。

——“先生，那客店太糟，对您这样的人不合适……我也要到那边去，如果允许我奉陪，咱们可以结伴同行。”

——“太好了，太好了。”我一边上马，一边回答。

向导替我扶着脚蹬，又向我使了个眼色，我耸了耸肩作为回答，好让他明白我是泰然处之，满不在乎的，于是，一行三人就上路了。

向导安东尼奥神秘的暗号、不安的表情，陌生人说漏了嘴的某些话，特别是他一天赶了一百二十里的故事以及对此的牵强解释，已经使我对这位旅伴的身份心里有数了。我毫不怀疑自己是碰上了一个走私犯，或者是个强盗，可是这有什么关系呢？我对西班牙人的性格已经了解得入木三分，对于一个跟你在一块抽过烟、吃过饭的人，你是大可以放心的。有这条汉子同路，反倒是一种安全保证，不会被别的坏人所害。再说，我也很想见识见识土匪强盗究竟是怎么一种人，这类好汉可不是经常能够碰得见的。与危险人物在一起也不无某种妙趣，尤其是在这个主儿和善而斯文的时候。

我想慢慢套出那汉子的真心话，所以根本不去理睬向导频频向我使出的眼色，而故意把话题引到拦路翦径的强人身上，当然用的是很有敬意的语气。当时在安达卢西亚出了个赫赫有名的大盗，名叫何塞·马利亚，他作下的案件，真可谓家喻户晓，脍炙人口。“说不定我身边的这个主儿就是何塞·马利亚。”我这么思忖着。于是，我大谈特谈这位好汉的传闻故事，专拣赞赏颂扬的话来讲，表示对他的勇敢大胆、仗义行侠佩服得五体投地。

——“何塞·马利亚只不过是无赖的小人一个。”那汉子冷冷地说。

——“这是他的自我鉴定还是过谦之词呢？”我心里这样想。因为一经仔细打量，我发现这位旅伴的相貌，与张贴在安达卢西亚许多城门口的告示上说的十分相像。对！一定是他……金色头发，蓝色眼睛，大嘴巴，牙齿整齐，双手细巧，穿优质布料衬衣，披条绒外衣，上缀有银色纽扣，脚蹬白皮套靴，骑一匹红棕色马……一点也不假，准就是他！不过，他既然要隐匿自己的真实身份，那么我们就不必去点破吧。

一行三人到了小客店。我的旅伴说得没有错，这小店简陋到了极点，实为我从未遇见过的。只有一间大屋子，既是厨房，也兼作饭厅与卧室。房中间有一大块石板，那就是生火煮饭的地方，屋顶上有一个窟窿，炊烟就从那里出去，有时烟只停滞在离地面几尺的空间，像聚成了一团云雾。靠墙壁的地上，铺着五六张旧骡皮，就算是客铺了。整个屋子，就这么一大间，屋外二十步，有一个棚子，权作为马厩使用。这家美妙的宾馆，当时只有两个人，一个老婆子和一个约摸十岁到十二岁的小姑娘，她们的皮肤又黑又脏，像是烟煤，衣服破烂不堪。我心想：“古代蒙达·波蒂卡<sup>①</sup>居民的后裔竟沦落到现在这副模样！唉，恺撒呀，塞斯土斯·庞培<sup>②</sup>呀！假如你们死而复生，见此情景，定会惊讶不止！”

老婆子一见我那位旅伴，不禁惊叫了一声，脱口喊道：“啊，唐·何塞大爷！”

唐·何塞皱起眉头，威严地摆了摆手，老婆子就乖乖地不吭声

① 蒙达·波蒂卡，乃古罗马帝国的一行省，即今安达卢西亚。

② 塞斯土斯·庞培，古罗马的历史人物，庞培大将之次子，庞培死后，其子仍与恺撒为敌。

了。我转过头去偷偷向向导递了个眼色，让他明白，对于这位将与我同榻而眠的旅伴，我已经了如指掌，用不着他再向我道明什么。出乎我的意料，晚饭倒还比较丰盛。饭菜摆在一张一尺高的小桌上，先是鸡丁炒饭，辣椒放得很多，然后是油炒辣椒，最后是“加斯巴丘”，即一种辣椒拌的沙拉。三道菜都很辣，我们不得不老是打开酒囊靠美味的蒙第拉葡萄酒解辣。酒足饭饱之后，见墙上挂着一把曼陀林，这是西班牙到处可见的一种乐器，我便问侍候我们的小姑娘会不会弹奏。

她回答说：“我不会，可是唐·何塞弹得好极啦！”

我便邀请他赏脸弹唱一曲，说：“敝人对贵国的音乐爱得入迷。”

——“先生你是一位仁人君子，用这么名贵的雪茄款待我，您什么事情我都不该拒绝”，唐·何塞兴高采烈地喊道，说着，他要过曼陀林，自弹自唱起来。声音粗犷，但悦耳动听，曲调凄凉而古怪，至于歌词，我一个字也没有听懂。

——“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您刚才唱的并不是西班牙歌曲，倒像我在外省地区听见过的《佐尔齐科》，歌词大概是巴斯克语。”

——“是的。”唐·何塞脸色阴郁地答道。

他把曼陀林放在地上，手臂交叉在胸前，呆呆地盯着快熄灭的火，脸上有一种异样的忧郁的表情。经小桌上的灯一照，他的脸显得即高贵又凶猛，使人想起弥尔顿诗中的撒旦。也许，我这位旅伴也像撒旦一样，在想着自己离别的家园，想着自己一失足而不得不流亡飘泊的生活。我想再挑引他打开话匣子，他却缄默不语，而完全沉浸在自己沉郁的默想之中。这时，老婆子已经在屋里一角睡

下，那个角落拉了一条绳子，上面挂着一条破破烂烂的毯子，聊作为遮掩妇女卧榻的幕幔。随后，小姑娘也钻进了破毯子的后边。我的向导站起身来，要我陪他到马房去，一听这话，唐·何塞突然警觉起来，厉声问他要上哪里去。

——“上马房去。”向导答道。

——“你要干什么？马不是都喂饱了吗。你在这里睡下吧！先生会同意的”。

——“我怕先生的马病了；希望他自己去瞧瞧，也许他知道该怎么办。”

显而易见，安东尼奥是想私下跟我说几句话，但我并不愿意由此引起唐·何塞的疑心，我觉得当时的情况下，最好是对他表示深信不疑，因此，回答向导说，我对马的事一窍不通，再说，我也很想睡觉了。于是，唐·何塞跟着向导去了马房，不一会，他自己就单独回来了，告诉我说，那马明明是好端端的，但那向导却把它当宝贝，硬要用自己的上衣去给它擦身，引它发汗，居然自得其乐，准备干上一通宵。我已经倒卧在骡皮上，用斗篷将身体裹得严严实实，唯恐脏毯子贴着皮肤。唐·何塞说了声对不起，就在我身旁躺下，正对着门口，而且没有忘记将短铳的雷管重新顶上，放置在当枕头用的褡裢下面。我们互道了晚安，五分钟后，两人都沉沉入睡。

我想自己实在是太累了，居然还能在如此简陋的条件下睡得着，可是，个把钟头之后，我浑身奇痒难忍，便醒了过来，我弄清楚了是臭虫在作祟，心想与其宿在这么一间令人难受的房子里，还不如去露天下打发下半夜。我踮着脚尖走到门口，从呼呼大睡的唐·何塞身上跨过，我的动作极其小心翼翼，居然没有惊醒他就出了

屋子。屋外有一条宽宽的长凳，我在上面躺下，准备就这么度过下半夜。正当即将再次进入梦乡的时候，我似乎感到有一个人影、有一匹马影先后从我跟前走过，悄无声息。我赶紧坐起，认出是安东尼奥。见他半夜三更跑出马房，我大感惊奇，便站起来向他走过去。他先看见了我，就立即站住了。

——“他在哪儿？”安东尼奥低声问我。

——“在屋子里睡觉，他倒是不怕臭虫。你为什么把马牵走？”

这时，我才发觉，他为了走出马房时无声无息，已用毯子的破片小心翼翼地将马蹄裹上。

——“看上帝的份上，您小声点，”安东尼奥对我说，“您还不知道这家伙是谁吗？他就是何塞·纳瓦罗，安达卢西亚鼎鼎有名的土匪。今天一天，我向您作了好些暗示，您却不愿意理会。”

——“是不是土匪，不关我的事，”我答道，“他又没有抢我们，我敢打赌，他绝无害我的心思。”

——“好吧，不过把他举报出来，便可得到二百个金币的奖赏。我知道离这儿五六里路，有一个枪骑兵的驻扎所。天亮以前，我可以带几个精壮的汉子回来。我本想把他那匹马骑走，但那畜生很厉害，除了纳瓦罗，谁都没法靠近它。”

——“你见鬼去吧！他有什么对不起你的？这可怜的家伙，你竟要告发他，再说，你能肯定他就是那个大盗？”

——“绝对可以肯定，刚才，他跟着我进了马房，对我说：‘你好像认得我，如果你同那位好心的先生说出我是谁，我就要把你脑袋打开花。’先生，今夜您别走，就留在他身边，您不用害怕，只要他见您在这里，他就不会疑心。”